

〔美〕彼得·本奇利 著
刘安义 鲍音 译



深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I712.4
120

00914
4
T600

[美]彼得·本奇利 著
刘安义 鲍 音 译

深

春风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五年·沈阳

Peter Benchley

The Deep

Bantem Books, Inc. New York, 1977.

根据美国矮脚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译出

深

Shen

〔美〕彼得·本奇利 著

刘安义 鲍音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80,000 开本: 787×960 1/8 印张10 1/8 插页: 2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300

责任编辑: 邵光

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统一书号: 10158·960

定价: 1.65 元

内 容 提 要

百慕大岛。

风和日丽的一天。

一对度蜜月的美国夫妇潜入海底。他们本来是要找寻一艘沉船，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。

一场神秘的、险象环生的遭遇就在眼前，殊死的争斗已无法避免。

好，请翻开书。

你自己去发现《深》所展示出的海底世界吧。

一九四三年

上午十点，船长发现风力开始减弱了。

他正在自己的舱房里翻着一本由船员从诺福克带上来的杂志，看着看着，逐渐感觉到船身的摇动起了些许变化。船身擦过海水发出了轻柔的咝咝声，波浪在轻轻地拍击着迎风行驶的船身。他翻身下了铺位，伸了个懒腰，朝门口走去。

门左面的舱壁上挂着一只铜制气象仪，晴雨表的指针指在水银柱75.6厘米。船长拍了拍上面的玻璃面，指针很快落到74.9厘米。

他向船尾走去，闻了闻迟滞了的微风，抬眼朝遥远的地平线望去。天空是晴朗的，但暗黄色的雾霭愈来愈浓。船长眯起眼睛。远方，一绺高高的淡淡的卷云爬过天空。

大副是个年轻的苏格兰人，一脸络腮胡子，他站在舵轮旁，用长长的喇叭筒指挥着水手，控制着船的航行。见船长走到跟前，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主帆调整了吗？”船长问。

“调了，后帆也调了。风力已经减弱。”

“不会太久的。天要变了。”

“能变多坏？”

“说不准。这鬼无线电连报都不报；战争拖得太长啦，如此下去，怕是连怎样用无线电咱们都会忘记的。不过我敢说，天会变得很坏。气压低得要命。”

大副看了看手表。“咱们还得走多远？”

“还有五六十海里就到长岛海峡。到那儿再看吧，也许开往哈密尔顿，再不就往圣乔治海峡去。”

“用不着担心，”大副笑呵呵地拍了拍舵轮，“它抗得住。”

船长朝甲板上吐了口唾沫。“这老家伙？就剩个名字是挺合适的了。瞧这又大又笨的样子，跟别的傻家伙有什么两样！”随后他望了望天空。“不过咱们怎么说也能驶过那该死的斯特里姆。”

下午一点时分，又厚又暗的高层云布满了天空。风速增到每秒十五米，海面上掀起了一片片白帽浪。海水汹涌翻腾，扑上了巨人号的船头，整个木船都在颤栗着。先前就下过两次急骤的大暴雨，而眼下大片的乌云又从东南方涌来。

船长这时已穿上油布雨衣，站在大副身旁，

大副正竭尽全力地握住舵轮，驾船破浪前进。

副水手长是个矮小敦实的汉子，他光着膀子，浑身精湿，急匆匆地走向船尾，来到船长面前。

“那些东西都没事吗？”船长问。

“没事，”副水手长说。“我知道那些东西很值钱，不过干吗要放在烟盒里，真叫我琢磨不透。跟这些盒子打交道就象是在鸡蛋上跳舞似的。”

“有坏的吗？”

“还没发现。这些小玩意都用面袋挤得牢着哪。”

一大颗雨点打在船长的脸上。“把航向保持在1——2——0，”他对大副说。“我得再去收收帆。要是我没弄错，那张帆还没他妈的兜上风呢。”

突然间，风向又变了，刮起了东南风。风越刮越凶，在船缆间发出呜呜的叫声，暴雨顷刻而至。

“0——2——0！”船长迎着呼啸的八级大风，声嘶力竭地喊着。

“咱们能闯过去！”大副喊道。

蓦地，巨人号的船头钻进了浪里。前面不知什么地方一块木头折断了，朝船尾滑来，在桅缆间嘣啪作响。

船长朝大副挨近些喊道：“还没谁能在这样的天气里驶过百慕大呢！这儿离那些露出礁石的地方有十二海里！”

巨人号又奋力向东北方向行驶了一个小时，顺着风向偏航着。巨浪每次袭来，船身都发出一阵呻吟，吱吱嘎嘎地直响。直至三点左右风力才弱了些，倾盆大雨刚才还是横着下的，这会儿也变成竖着下了。死灰色的天空渐渐透亮了。

船长把航向又改了过来，向东南方向航行了半个小时，他想沿着南海岸去长岛海峡——这是进入百慕大群岛避风港的唯一安全航道。

“这阵暴风雨到底还是没胜过咱们，”他向大副喊道。大副微微一笑，舔了舔嘴唇上的海水。

一小时后，一场巨大的风暴又从东北方袭来。

狂风在甲板上施着淫威。海面上涌起一片片白帽浪，又被狂风拦腰掀断。紧接着，黑山似的浊浪涌起，忽地盖住了船桅。鼓起的船帆只剩下两张了。挂在前支索上的三角帆首先被刮走，剩下的碎片在风中发出尖厉的唿哨。

一个巨浪击中了船头，把船抛向空中。就在船体被推上浪峰的瞬间，船长一眼看见了一座灯塔。灯塔因执行战时灯火管制法没有发光，但在

作
本
又
船

黑沉沉的天空的衬托下，却象一根细细的白条子，显得特别醒目。

他转身向大副喊了些什么，但船已从浪峰滑进浪谷。一排象墙一样的巨浪压了过来，涌过甲板，把船长打得跪了下去。他拚命地翻滚着，想要抓住什么东西，胳膊碰到舵箱，他便一把抓住了。

这时他听到一声尖叫，仰头一看，见舵轮空转着，向旁再一看，见大副已被抛进了一片泛着泡沫的黑浪之中。船长踉踉跄跄地站起身，抓住了舵轮。

船再次被推上浪峰，他又看见了那座灯塔。后樯纵帆还鼓着风，船仍可以行驶。如果能驶到灯塔那里，就可以安全地进入圣乔治港了。

后樯纵帆被控制住了。船向海面倾斜着，开始向北前进。每次升到浪峰上，船长都手搭凉篷，遮住眼睛，抵挡那针尖般的暴雨和海浪。他盯住船头上几个点，一直让灯塔保持在船的右舷。

黑暗中，有什么东西在船中央移动。

起先，船长以为是什么毁坏了的东西被浪冲向船尾。后来，他才看清，原来是一个人，是副水手长在向这边爬。副水手长先抓住绞车，然后又移过来，抓住系缆耳、支索，以防被海浪冲下船去。

到了离船长还有几米远的地方，副水手长扯开嗓子喊了起来。船长只能听到“大卫”二字。他点点头，向前面指了指。副水手长又爬近了些，脸扭歪着。“那不是圣大卫岛上的灯光！”他拚命地喊道。

“是！”船长大声回答他。

“听我说，那不是圣大卫岛！那是可恶的吉布山！”

“不！”

“是吉布山！你看正前方！”

船长眯起眼睛向黑暗中望去。在船前面不到五十米远的地方，他看到了副水手长指着的东西：一排锯齿形的浪花。这说明下面有礁石。由于雨幕遮住了视线，船长不知不觉地已经把船驾离航向，朝西南行驶了十二海里。

他使出全身力气旋转舵轮，把船头往左调，船开始驶离上风。船长以为这下总算躲过了礁石。然而就在这一瞬间，他听到了龙骨撞在珊瑚礁上所发出的刺耳的嘎嘎声。船猛然颠簸一下，停住了，继而又向前冲去。接着又停住，随即再向前冲。船头翘了起来，突然散开了。船中央的舱房被抛了起来，船尾向左漂去。船长跌倒了，伸手去抓舵轮，但却抓了个空。手臂从旋转着的舵轮把柄上滑了下去，手腕卡在了舵箱里。转眼间，他的胳膊肘撞在舵轮上，一下子折断了。他

的胳膊飞了出去，人则被甩进了海中。

翌日清晨，风暴过去了。

高耸的峭壁下的沙滩上，一个英国海军军官正牵着狗在散步。橘林俱乐部坐落在峭壁之上，俯瞰着海面。以往风暴过后，海滩上准能见到残散的碎屑石，但今天早晨，海滩上狼藉着的东西却跟平常大不一样。那条狗在船骸上好奇地嗅着，好象闻到了什么异乎寻常的气味，便把一只爪子放在一块木头上，发出了呜呜的叫声。然后它激动起来，来来回回地奔跑着，末了在一块扣在沙地上的舱盖旁停住，开始刨下面的沙子。海军军官跟了过去，爱抚地拍拍它，把那块舱盖翻了过来。

舱盖下面是一个男人，有一半埋在沙子里，身上只剩一条裤头。舱盖翻过来的时候，他的头向旁一偏，水从嘴角和耳朵里流了出来。海军军官俯下身去，摸了摸，忽听那人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他在呻吟，眼皮一下子睁开了。这个人的名字叫亚当·科芬。

—

海面下不太深的地方，血变成了绿色的。阳光透过海水映出光谱般斑驳的色泽，而海水又把它们渐次地滤掉。红颜色先开始隐去，但接下来的绿色却并未立时消失。但到了三十米深，连绿色也不见了踪影，周围是一片蓝幽幽的海水。在光线昏暗的五六十米深的地方和更深处，血的颜色看上去竟是黑苍苍的。

戴维·桑德尔坐在海底的沙子上，注视着由一条受伤的鱼背上渗出的绿色液体。这是一条大鲷鱼，少说有六十厘米长，生着长长的尖牙，身上满是蓝色的和灰色的斑点。它的背上被撕掉一块月牙状的肉——可能是被别的鱼咬掉的——伤口里的血象线一样地流出来，很快就消散在水中。它胡乱游着，显然是被伤痛或是自己的血味弄得惶惶不安。

桑德尔离开海底向那条鲷鱼游去，谁知鲷鱼并没逃走，仍旧在那里冲来撞去。

他游到离那条挣扎着的鱼不到一米的地方，见它还不逃，便打定主意逮住它。他伸手一抓，正揪住尾巴尖。

这下子鱼吓慌了，它痉挛着，惶乱地扭动着疼痛的身子。桑德尔死死地抓着不放。

这条鱼颤动着，把海水都搅浑了。桑德尔闭上眼睛，手攥得更紧，但紧跟着陡地感到一阵刺痛。他心头一惊，不由得睁开眼睛，想把手松开，可鱼的前齿已经咬进了他的手掌。

他在面具里噉地叫了一声，朝下猛劲地甩手。鱼把牙齿松开，逃走了。绿色的液体从桑德尔手心上两处蓝色的伤口中流了出来。

他仰起头朝上望望，想赶紧游上去。大约在上面八九米之处的海面上，抛了锚的汽艇漂浮着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暗自咒骂着自己，嘱咐自己冷静下来：要沉住气；不能急匆匆地冲出水面；喘气要匀；出水时得从容轻松才行。他踩着水向上游去，身后拖着血迹，尽量使自己上升的速度跟气瓶里排出的气泡上升的速度一致。

盖尔站在汽艇上，还没有看到自己的丈夫就已经听到了他的动静：气泡冒出水面的汩汩声。待桑德尔的头从水里探出来，盖尔伸手抓住了他背上气瓶的瓶颈。桑德尔把一边的肩皮带解开后，盖尔便把气瓶拖到了船上。“看到了什么？”盖尔问。

桑德尔把鬍鬚推到头顶。“什么也没看见。除了沙子就是珊瑚礁。下面根本没有什么船骸。”他的右手扶着汽艇，盖尔看到血从船舷上淌下来。“你怎么了？”

桑德尔有点发窘。“没什么，”他说，同时用橡皮脚蹼踩着水，猛一使劲跃上船来，随后朝二三百米之外的岸上望去。海滩后边的峭壁顶上，橘林俱乐部米黄色的楼群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分外明亮。他把一只胳膊伸向正前方，又伸出另一只胳膊朝远处的灯塔比了比。“救生员说是十点钟的位置，对吗？咱们把俱乐部放在十二点钟的位置，吉布山灯塔就在十点钟的方位上，我们应当正好是在沉船的上面。”

“也许早漂没影了。它在水底下可是呆了三十年啊……”

“倒也是。可他说得非常肯定，说还能看到龙骨和一些构件。”

盖尔犹豫了片刻，然后说：“侍者领班说，我们不妨雇一个向导。”

“滚他的吧。要是真在这儿，我就准能找到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盖尔朝桑德尔受伤的手打了个手势。“有个向导不更是上策吗。”

“我才不要向导呢，”桑德尔没理睬她的手势。“水还不就是水。只要不惊慌失措，保管你

平安无事。”

盖尔往船尾方向瞧了瞧。四十米以外，一排浪花表明那里又是礁石。而在礁石后面还是礁石，再后面仍旧是礁石。“船要撞了礁石，会不会就沉在最先撞到的礁石下面呢？”

“不一定。要是刮着九级大风，船没准就会被推过一两道礁石，从一道礁石上跳到另一道上去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十之八九就在这些礁石中了？”

“可能的。不过救生员说它是沉在第一道礁石后边。也许我们还得再往前找找。”桑德尔夫妇俩放松了锚缆，让船向后面第二道礁石那里漂去。到了离礁石不到十米远的地方，桑德尔再次把缆索固定住，整理好水下呼吸器的背带。

“你真的还要下去？”盖尔问了一句。

“怎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手没事吗。我得包扎一下，省得在水里流血惹出什么麻烦。”

盖尔开始安装她的潜水器具。她把调节器拧在气瓶嘴上，然后扭开阀门。“噗”的一声，空气冲进了调节器。她按了按清除钮，把嘴罩里残存的水放掉，于是空气从橡皮管中嘶嘶地冒了出来。她调节好压重带——一根装有三个两磅铅砣的尼龙带——把橡皮脚蹼放在水里浸了浸穿在脚上，又用水冲了冲面罩，朝里面啐了口唾沫，把

模糊不清的玻璃擦干净。接着她把气瓶立直，检查了一下背带的长度。“不打算帮帮我的忙？”她望了桑德尔一眼，见他还没有背上气瓶。桑德尔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“怎么啦？”盖尔问。

桑德尔咧开嘴笑笑，摇了摇头。“没什么。我想我是疯了，就这样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坐在这儿，一动不动地望着你往你的面罩里吐唾沫。”

盖尔哈哈大笑。“你想不戴面罩就下去吗？那咱们就试一试。”

“据我的调查研究，”桑德尔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潜入海中十米以上，若突然喊叫，会引起全身各系统失调，导致脑髓爆裂。”

说罢桑德尔站起来，拎起盖尔的气瓶，让她把两条胳膊伸进背带。

“这些气瓶可没有备用气了，”盖尔说。

“用不着备用气。这里的水只有六七米深，气瓶够你用一个小时的。用得细心点，也许还能多坚持一会儿。”

盖尔背朝海面坐在船帮上，从嘴罩里吸了一口气。“空气挺新鲜。”

“那就好。他们要是给咱们些很差的空气，那咱们这就是个很短的蜜月了。”

“还要等你多长时间？”

“马上就好。你先下去吧，但要注意把周围都弄清楚了再往下潜。你别让在那底下等着的什么东西给你来个突然袭击。”

盖尔向后一仰身翻下了船舷，消失在一片朦胧的水泡中。

桑德尔找了块破布裹在手上，把索具拢起来带好，也下到了海里。

有好一会儿，他搅起的水泡才消失掉，视野也随之变得清楚了。

阳光象箭一样透进湛蓝的海水，在沙子和珊瑚礁上勾勒出条条斑纹。海水清澈透明，桑德尔估摸自己可以看出去三十米远。他在水下两三米深的地方踩着水，慢慢地转来转去，探索着模模糊糊的远处是否有什么潜在的危險。一对小梭鱼游进岩石间转而又游了出来。他向下一望，见盖尔在海底下用手指抠着沙子，扬起一股股沙尘。一条小鲳鱼在她身旁游来游去，等着什么吃食——象蠕虫抑或甲壳类的小玩意——会从扬起的沙尘中浮露出来。桑德尔慢慢蹬着水向下游去。压力逐渐增大了，他咽了口唾沫，好让耳朵可以听得清楚一些。

到达海底之后，他发现他们是处在一处圆形的盆地上，盆地的三面都是立陡的珊瑚礁和岩石，直指海面，而另一面，即向海的那一边，是豁开着的。他们的小船就平静地漂在那边的海面